

谢冕 主编

新

中国五星
创作文库

张承志
新诗集

错开的花

张承志
新诗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承志
新诗集

错开的花

张承志
著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马朝阳

封面设计：陈一清

责任校对：李 嵩

责任印制：贾爱荣

新中国五星创作文库·谢冕主编

错开的花——张承志新诗集

张承志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50 千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7-303-03236-3/1·371 定价：5.60 元

总序：永恒的追逐

谢 冕

这好比是竞技场上的赛事，枪声响起，起跑者姿态矫健。他们举步跨栏，身轻若燕，无所阻挡，观者惊呼！人们望那炬火的明天，分明是为遥远的灿烂文明所烛照，那炬火经历世纪风霜，愈久而愈为鲜丽。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一批先行者已抵达终点。

这赛场向未沉寂，冠军的争夺虽残酷而无情，总有勇者走上挑战的位置。这乃是一场不流血的友善的战争。现实的战争是一种灭绝，以从肉体到灵魂的伤害和取消对方为目的，而这里的“战争”，却是汲取、濡沫和彼此激励。也许有狂想的诗人宣称他的智慧和天才只来自自身，此话必不可信。文学纵然是创造，但所有的创造者都受惠于积累和承传。

这就是真正的接力赛。竞赛者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分分秒秒都在计较。究其内质，则是兼容、互渗、而充盈着博爱精神。这是一番异常感人的追逐。所有的后来者跟随着前人的步履，他们都试图超越前人，而真能实行对前人超越的却为数甚少。但那未必成功的超越精神却成为激励所有后人的财富。

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但文学更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都以它特有的丰盈铸造那时代的文学之魂。每一个属于那时代的文学

创造者都无例外的肩负了传导当代精神的使命，不管他是否愿意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基于此，那些既拥有才智又与时代保持了密切联系的作家，他们有可能成就为激烈争夺后的超越前人的

人。

整部的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幸运的超越者写成。那些杰出的人物以包容着充实的时代精神的文学个性，跨进这殿堂。这里有既成传统对于未成传统的普泛的滋润，但都不存在简单的重复和高度一致的规范。这里有某种神圣，却不存在偶像。跨越浩淼的时间和空间，所有的参与者都构成了平等而自由的个体的精灵。在澄彻空明的天宇之上，点缀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大小独立的星体，它们构成了被指称为历史的文学的辉煌。

一批先行者到达了终点，另一批接力者又跋涉在中途，而源源不断的后继者正在出发或正等待着出发。所有的人都是雄心勃勃的挑战者，他们的竞争坚定而毫不妥协，他们的竞争同时也不怀敌意。当然，当外力强加而造成文学秩序的混乱时，这种和平的生态便可能丧失。但所有的竞争者的良知，都无例外地谴责这种暴虐。

本世纪某些时间，中国文学曾经受到为时甚长的来自外界的侵害。所幸这侵害目下已减少到低点。人们从这种良好的形势中依稀窥见了希望。如今创造力旺盛的接力者，较之他们的文学前辈有了更为良好的施展个人才情的机会。竭尽全力为这样的施展提供有益的环境和条件，以期在这场充满善意的竞争中造就更为丰硕的成果，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对于时代恩惠的酬答。

以往，因为苦难的降临我们曾把文学的衰颓委过于那种不幸的笼罩。面对粗暴的指使和强加，我们抵制或反抗环境的施虐。在今日，当文学拥有了有限的自由，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对于环境的怨尤，更需要的是拷问自身：我们是否随意地抛撒了那血泪凝成的珠宝？

文学呼唤着严肃精神。若是真正的游戏人生或游戏文学，社会

公义将不会宽容。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敬意献给了辛勤而充满创造精神的超越者。

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和新文化者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解从事这一丛书组织编辑工作的。这里集结的将是一批强有力的向着历史和前辈的挑战者，也将是一批丰富、充实并光大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接力者。他们贡献于中国新文学的，是他们融汇了时代精神和个人智慧的既有异于前也有异于众的精品。我们如此期待。也许我们的期待有待于证实，但我们的期待是热切的。

自序

张承志

可能文章种种都可以被称为文学。就如同很难用概念规定什么是“文化”一样，人们也很难用一个概念规定什么是文学。我没有查字典溯本追根的习惯，我不知什么是文学，也弄不清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只是，多少年来，我渐渐明白了有些人需要倾诉；我努力从种种五花八门的倾诉中追求甄别，我模糊地感到应该有一种高贵的、正义的、美的倾诉。这种东西应该不同于浅薄的政治弄潮，不同于阴暗的自我膨胀，不同于流俗的艺能形式。我无法正式提出理论。我的时代也没有为我提出参照的理论。只是内里的血液在驱动，我一个人匹马孤帆，在文章和文学的河流中被拥推而下。

在这条流水般的道路上，我的确曾经多次挣扎过，或者说，曾经努力地变心情为内容，也变思想为形式。也许是由于生于这样一个更替时代的缘故吧，我感觉到自己的改变频率很快——或者只是追求的愿望很急躁而已。有过中学生作文般的阶段；有过模仿小说的阶段；有过现代主义的合拍与寻找阶段——但是我一直热爱的是诗，我早就在哪里写过：倾诉在本质上只能是诗。

一九八六年左右我完成了第一部也许该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那个近三十万字的陷阱弄得我满心别扭。我本想自由自在地

写尽二十年来的体会，写个尽情尽意——但是我不知怎么搞的让句子和段落，还有可憎的人物揪着跑，以至绊手绊脚，不伦不类地把自己喜爱的句子、思想、感受，还有激烈的感情填进了那个所谓小说的桎梏。这样，《金牧场》使我厌恶了小说；我发现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是一定程度的冷血动物。他们能旁观，能调合，能冷静和冷漠，能热衷于布局和故事，能专门关心他人。而我很难如此。《金牧场》应当是个完蛋的结尾但也是个有意义的开始：由于我写不下去，所以在后半我开始抒发，留下了许多我以为是近诗的段落。

一九八七年和八八年于我是关键的两年，由于我的生命作《心灵史》的执笔决心正在急速地逼近，我似乎感到自己在个人的艺术小道上的余债应当清理。到那本书的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或者说在投入一个伟大的怀抱之前、开始一场庄严的仪礼之前还有一种私人的感悟阶段——于是在这两年里，我迫不急待地冲进了诗的形式。

并不是一个小说家已经走投无路，更不是我个人的创作面临了危机——全部体验都过于私人和神秘，全部体验都过于沉重地负载着巨大的意义和命题，因此我知道，哪怕是极其亲密的朋友也可能读时感到艰涩和陌生。

而我应该说，写不到这一步我是没有开始《心灵史》的自信的。在皈依一种无限的朴素之前，在跳进一个远离文学的海洋之前，我必须实现最彻底的文学化。

就这样，我写了一种新诗。比起流行的诗来，我的行间有散文甚至有论文。它的篇幅一般如我国所习惯的中篇小说的长短，大约四五万字，比诗人们的长诗更长一点。初次发表时，编辑们容忍了这种形式，但仍然把它们划入中篇小说的栏目内。我非常喜爱这三

首长诗，它们给予我倾诉和表现的原野；给予了我无拘无束地用中文汉语指点江山、发掘和丰富这美好文字的喜悦。特别是《错开的花》，我自知不可能再写出超越它的作品。我极其珍视这次把它们结集，并且以诗的名义出版的机会。丧失自知是可笑，但是具有战斗意义的自信在此刻的中国更为必要。十世纪时，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哈拉智在陶醉中感受了信仰的真谛，于是他高喊：“我是真主”——今天，背倚着数十万贫苦强悍的哲合忍耶回民，背倚着渴望正义和美的中国青年，在这种陶醉中，我也想高喊：我是诗人！

严峻的时代临近了。列强们又一次在谋算。我们无力，我们只有背后的黄土高原，以及手中的一支笔。那么至少应当有文化的抵抗；至少应当有不可征服的、中文写下的美文。这是绝对必要的，我坚信。

目 录

总 序:永恒的追逐	谢 冕(1)
自 序	张承志(1)
黑山羊谣	(1)
海 骚	(47)
错开的花	(97)
《心灵史》第一门尾诗	(156)
《心灵史》第五门尾诗	(159)
《心灵史》后缀	(161)
附: 张承志著作目录	(179)

黑山羊谣

北方草原有一种奇怪的风俗，或者说办法：当男人们酗酒烂醉几近死亡时，女人们不理睬痛苦地哼叫呻吟的丈夫冲到漆黑的羊圈。她们扯来羊群中唯一的一头黑山羊，让醉如烂泥的男人拥抱住这羊，口对着口呼吸。这样过一会儿以后，那黑山羊渐渐醉晕；而男人勉强恢复。蒙语称之为“Hara yama teberina”(哈拉·雅马·特布勒那)。要记住：一定要用绝对的黑山羊，任何杂有白鼻梁白蹄白尾之类的黑羊均不可用。要用蒙古语乌珠穆沁方言所描述的真正的“黑”山羊。每当真正醉得濒于死灭之人在用黑山羊“特布勒那”以后，人醒羊醉。有时人被救活而那只黑山羊醉死。

这一风俗办法传入了草原义子——北京知识青年之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十名原牧区知识青年中有一人养有黑山羊。也就是说：每个当年的牧业生产大队中，都有几个真正的“醉人”。

看了那部电影以后，他被那个镜头段落深深吸引住了。他在自己的 apartment(公寓)里对准镜子。请拿出您的护照来。是，亲爱的秋田小姐。他猛地一拔枪；那左轮枪应当是大口径长枪筒的特制左

轮。不不不，不。秋田美人不应当挨这么大口径的子弹。秋田美人是日本第一名物应当给最坚忍最英武最高贵的战士做情人。你走开，他用看不见的烤漆蓝亮镀镍豪华的左轮枪筒拨着，镜子里瞪着他逼视的眼睛。我的眼睛冷冷而英俊。你滚开他挥起象牙的白色枪柄吓唬了一下。那秋田县出身的美丽姑娘娇声惊厥仰面摔倒，他猛地向前逼了一步。现在跟我走，他厉声用电影里暴力团黑手党的口吻喝道，交出你那罪恶的钥匙。不交么，很好。我可决不会数到十；我减一二三就开枪我瞄你这淫邪肥胖大腹便便的杂种的嫩脖子打。不不不，你用不着解释。我一颗子弹就揍断你这人血贩子的肥嫩脖子。一，二，——他冷冷笑了镜子中那笑容冷峻而漂亮充满低层出身的枪手的残酷美。你居然不信——三！他怒吼道。“砰！”他手臂酸麻额上沁出热汗他突然间心里难受。

他又被罩进了这片空空如也。

他看了看表，是白昼下午三点钟。

他默默地坐在席子上，使劲闭紧眼睛。那镜子挂得挺高，坐下就看不见啦。幸亏，他心里稍稍一想，否则隔一秒钟瞟一眼；隔一秒钟瞟一眼自己的眼睛尤其是眼神——自己看见自己洞悉自己的眼神真不好受。

他默默地在席子上坐了一阵子以后，他伤感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听见了那表的嘀嘀嗒嗒声时知道要倒霉了：果然，那表走的嘀嗒声开始攫住了他，他怎么也无法甩开自己对那恶毒的嘀嗒声的注意了。他叹气——叹了一口气他明白根本没有人类没有生物理睬这叹息他就放声“唉啊——”地放声长叹一声。接着他猛地扯开被子，拉严窗帘，铺好被窝，脱光衣服。他钻进被子闭上了眼睛并且按响了录音机，暗暗的室内开始独来独往地回荡起管弦乐队伴奏的冬不拉曲：Sala Jaylaw(秋之草地)。

(我亲爱的读者和我战友般的编辑们，不要以为我要写一个无聊扯淡不负责任没有禁忌的伪小说。不，不是你们担心的那种货

色，不是那种你们被迫“皇帝新衣”的现代派作品。我只是要写一个 Sala Jaylaw，那是东西两部分裂的哈萨克斯坦都感动都热爱的一个词组，一个原则一个禁忌，一个金黄得比金子更纯洁的草地牧场，一个关于生命的感知，一个醒悟生命秘密的痛楚体会。读吧，它和你们预想和盼望的差不太多）

那年的金黄草地卑鄙肮脏。唐说，我放了话了我说了“要算帐”，我们知识青年没那么好欺负。而你望了唐一眼你没有回答。你是第二天出发的。你骑上马以后你生怕伙伴们知道，你清晰如金属击碰般记得当时你的羞臊。你打着马出发了，去那个脑袋如同鸡蛋般的秃子家。

你再骂一句么。

骂呀，我微笑着等着你再骂一句我额吉。

亲爱的——不懂吗？那么我用蒙语：好儿子，你把昨天的话再重复说一遍。

你说呀。

嗯？

你可以跳着说。你可以指着我用你那根骂人的手指头指着我这双眼睛骂么。

快些，好弟弟，骂吧。

你他妈的快点骂呀你骂我是牧主家的知识青年呀你倒是骂呀你当着我骂我额吉是牧主的狗崽子呀你——

你骂她是狗崽子她父亲的尸体没人要她父亲的尸体扔到了我们家门口的山上呀。

我吗？我不怎么样。

我没有左轮手枪。我鞍子上连根马鞭也没有。你瞧我给你撕开袍襟——我里面是一扇光搓板。

我两手空空。

但是我今天要揍你，我亲爱的。

那以后我读了不少书。我读过一整本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在牧业生产方面怎样工作呢？——致牧民们的一些建议》。那本书里印着二百公斤重的一只黑山羊。我们一伙内蒙牧区知识青年议论那张黑山羊的照片说，到底还是人家外蒙老牧狂；瞧这只山羊多大！真的，那只黑山羊体重二百公斤。我收藏了那本蒙文书；后来我的书多得没有地方放，我还是爱惜地留着这一本。那天，就是因为这只黑山羊么？我为什么打消了我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才决定了的复仇呢？

你在秃子家门口下了马。你拴马的时候只是把笼头往木轮车上一搭；你决心哪怕在细节上都决不留情。你踩着盘上的牛粪往秃子家包里走时，你本想踢得牛粪乱飞，可是你没那么干。复仇用不着小气，你想。你想象着怎么温文尔雅地跟秃子老婆说“我要找你家男人办点事”，然后就把那家伙引开他这个无耻的家。你想象着怎样和颜悦色地把秃子领到诺木汗·忽都格那儿，然后逼秃子跳井。

你扶着他家那难看的红漆门，你记得吗那时你犹豫了一阵。你看着门和毡包背后那片秋营地；金波如染的草地上黄灿灿耀眼。这是蒙古大草原呀，是我们那么热爱过的地方。我们在这块草原上流了多少汗水，挖了多少井打了多少圈，而今天我要和这块草地上的一个秃子打架来啦。但是你别转念你就想到了这层毡子里护住的秃子，想到了那句诅咒额吉的话。“你额吉是牧主崽子她父亲死了让人扔在她门口你喊她额吉你算什么知识青年？”——这是秃子的话。这千真万确是秃子的话。你猛地一撞那扇红漆门，闯了进去。

秃子醉眼惺忪地猛揍那黑羊呢。

秃子老婆是队里牧主巴依拉的三女儿，全队女人数她又丑又肥。秃子老婆正痛哭着披头散发地跪在地上，她的两手死死揪着黑山羊的尾巴。蒙古包里蹿蹿得稀烂踢踏得一塌糊涂，秃子紧扣着小帽，正狠狠地揍那羊。“嘿！嘿！”他揍得正来劲，揍得痛快放肆随心

所欲。那头黑山羊疼得眯上眼睛，躲着醉秃子的雨点般的拳头，耸着扁耳朵，尖羊脸已经被揍得发红了。“嘿！嘿！嘿！”秃子猛揍不停。秃子兴奋得满面油珠，两只单眼皮黑紫眶的眼睛灼灼闪亮。

“咩……”那黑山羊惨叫了一声。

你看见秃子快活亢奋，你看见秃子纵欲放胆地跳了起来。秃子的牧主老婆（她才是他妈的牧主呢）恹惶而愚蠢地嚎叫着，死死抢夺那只黑山羊。你在看见秃子老婆眼中扫来求救无援的目光时，你没有等秃子老婆开口哀求你帮助你你就冲了上去。你一把提住秃子的领口，你把秃子拖着，一直拖到门口，拖过门槛扔在包外的营盘地上。

秃子的小帽滑稽地滴溜溜滚开了。

你吃惊地看见了秃子一毛不长的剥了皮的嫩鸡蛋般的头皮。你看见秃子那牧主老婆也吃惊地睁大了眼：你在刹那间判定她也从未看见过这颗头。秃子只爱惜这颗头；不，秃子只爱惜自己的戴小帽的形象。秃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嚎啕哇哇哇呀呀的大哭，秃子在营盘上拼命打滚沾了一身湿羊粪球。

那只黑山羊跌跌撞撞地冲出来。

你看见那黑山羊撞在秃子身上，秃子在你注视下一把掀翻了那羊。你盯着看着，但你看不清楚，你不知道秃子是怎样弄死了那只瘦骨嶙峋的黑山羊。

他家不是个好牧民，后来你这么想过。

他家羊瘦，他家羊群里的这只黑山羊瘦得皮包骨。那天在金黄的秋草地上你只是这样稍微地想过一瞬。

你还烦躁：你没办法朝这个废物复仇。

那不过是一件小事

早快忘啦

不，不是在登高峰攀登古长城石垒砖包的断墙的时候。不是在人生中那种弓弦铮铮绷紧。不是在自己觉得如同一羽冬雀在凛冽

中鸣泣的时刻。不是自己感觉自己刚刚道别、被昨天过去抛弃如同孤儿的瞬间。那只是一个比一件小事更平常上的小坡小坎之上

你听见生命之束突然断了一根。

清晰地响着，它断了一根。

你那时心里浸过一片宁静。你不愿承认那宁静中有什么伤感，因为你觉得自己正体验着博大的温柔。你看见小山坡上黄昏正在静谧地染红着野草，山峦在红重的暮色中黯淡沉入，像一片起伏不止的晚秋傍晚的草原。

（额吉我描述你讲述你，描述讲述得人们烦躁而轻蔑。以前我总是小孩打架般地狠狠骂人们。可是在今夜——在这个寒冷的北京之夜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了：真的，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一年复一年地描写一个蒙古老太婆描写了那么久那么多页纸手都写酸了心都写累了但是我还顽固地写着呢？

为什么？回答我！

你在此世的彼岸。我们中间隔着一片草原，无数丘陵无数城市，你的声音我听不见。

在古城废墟朝南进山，能有一整天看见人间美景般的阴麓草坡和蓝松林。走在阴麓能看见峻险的危峰峻岩下安置的白毡房，运气好在那儿能喝上酸凉的马奶子和看见蓝白眼睛的美丽的克烈部落的姑娘或是乃曼部落的少妇。我那时还年轻——中国人好像营养不良长得慢；那年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可是还必须承认太年轻——我走惯了北麓的蓝松林，不加考虑地蔑视在这里借用草场放牧 kara 的吐鲁番维族人。

吐鲁番 kara 是纯正地道的职业牧羊人哈萨克送给那些黑污肮脏、因为配种不得章法而毛片杂驳的羊群的绰号。

他们粗壮的方下巴上咬着根粗粗的莫合烟。他们披着脏得辨

不出颜色辨不出用什么布缝的大黑绒袄。他们嘲笑或者自嘲地微笑着走来了。他们无所谓地踢溅着山道上的硬石块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地走过来了。他们扬起粗哑凶恶但是绝对男性味儿十足的莫合烟嗓子轰赶着花斑黑脏的吐鲁番 kara 走过来了。

他们朝着我走过来了。

黑羊和黑羊挤撞着。不讲理地蹭挤着我，抢了窄窄的山道。黑羊漫潮般从我两侧涌过去。

kara，黑色。

黑是突厥语天山两麓最高贵的颜色。黑汗王朝就是 kara 汗王朝。一位学者坚持认为不能把 kara 汗王朝译成黑汗王朝，是因为突厥语的 kara 远比汉语的“黑”饱含着华丽高贵的语感。

可是我看不见黑的山羊

净是黑绵羊

吐鲁番 kara 是一种棕黑黄褐的细毛绵羊

我汹汹地挡住路。

我逆着黑绵羊细毛羊杂色斑驳混乱的 kara 朝山坡上走着

那些维吾尔人突然唱起歌来了！

阳光在天山极顶击出闪电般的白炽。在这一瞬间我的观点改变了。维吾尔哪怕她再穷愁潦倒哪怕她无业可务哪怕她的羊群黑脏并不是高贵的漆黑——维吾尔只要扬起歌声他们就占领了世界。

世界是你们的，维吾尔的歌者们。

我想娶一个，娶一个哈萨姑娘

我又怕你整天拾牛粪

我想娶一个，娶一个维族姑娘

我又怕你整天骑在毛驴儿上